



爷爷毛泽东

下

毛新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爷爷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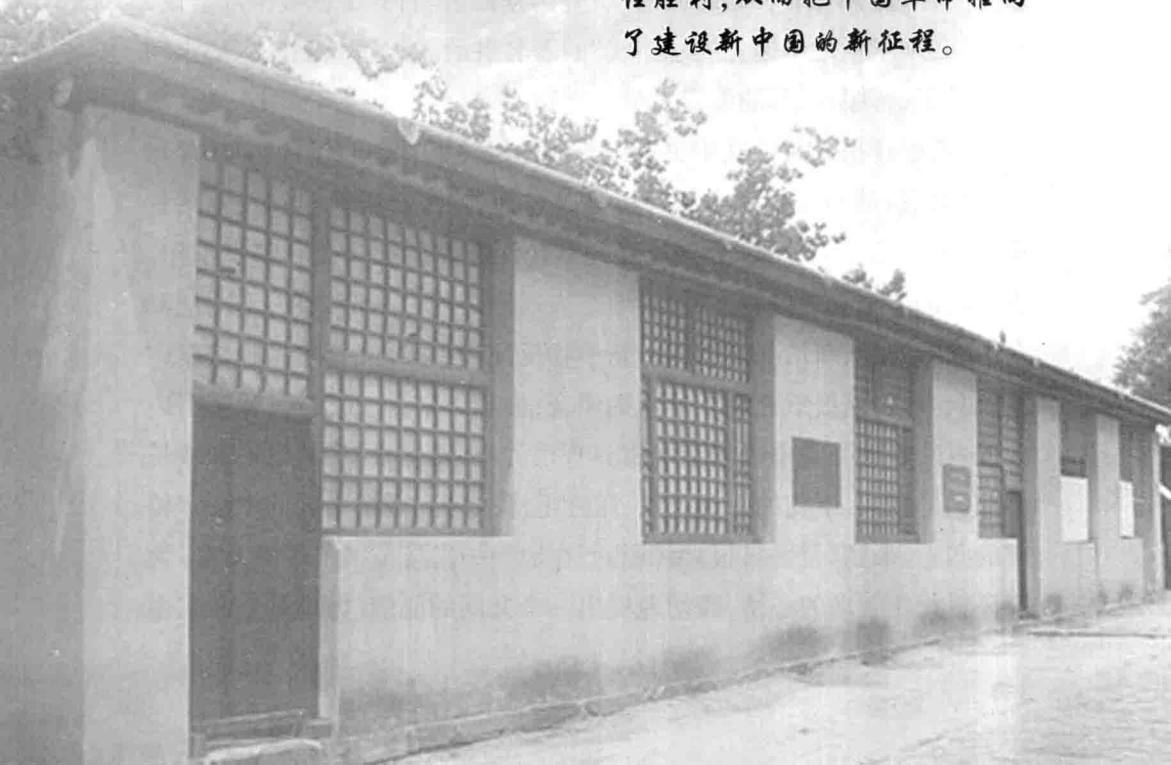


毛新宇 著

解放军出版社

第七章 小村纪事

1948年，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迫切要求毛泽东把陕北大本营移师华北，以统领全面的解放战争。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依依不舍地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经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蔡家崖和五台山北麓的坝强村、平山县西柏坡村，准备向北平进发。毛泽东以战略家的胸襟，抓住有利于我军的战略先机，展开了与蒋介石最后的较量，并赢得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从而把中国革命推向了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



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

3月26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驱车到达晋绥边区首府——兴县蔡家崖。蔡家崖是个不满百户的英雄村庄,坐落在县城西南15里的元宝山下。金色的蔚汾河绕村而过,秀丽的八角塔挺立村东。在八年抗战中,晋绥边区巍然屹立于华北敌后,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此,蔡家崖也获得了“小延安”的光荣称号。早在1940年1月,蔡家崖就已成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也先后设在这里。

毛泽东在蔡家崖逗留短短的9天时间里,先后召开了由贫农团代表、土改工作团代表和地方干部等参加的5次座谈会,在对晋绥土改和整党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晋绥干部会议,作了“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的著名讲话。在这里,毛泽东还亲切地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

《晋绥日报》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9月18日,原名《抗战日报》,1947年7月1日改名为《晋绥日报》。当时《晋绥日报》只有三四十人,一部分同志还经常轮流在外参加土改和整党工作。由于贯彻了全党办报的方针,各地工农通讯员通过来信来稿,不断把群众中的新问题、新情况、新经验、新事物反映到编辑部,真正做到依靠广大群众办报,使报纸充满了群众的声音,内容丰富,尖锐泼辣,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党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很关心《晋绥日报》的发展和成长情况。早在3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跟随毛泽东来到晋绥边区的中央宣传部的同志,来到《晋绥日报》编辑部所在地——兴县高家村看望大家。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殷切地提出一个共同的愿望:想见见毛泽东主

席。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讲完话之后，晋绥的有关领导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时，再次谈到《晋绥日报》编辑部的同志们想见见毛主席，并请毛主席讲讲如何办报的问题，毛泽东当即答应了。

毛泽东对报纸和刊物是很关心的。在延安的时候，因为晋绥抗日根据地离延安很近，晋绥的报纸和刊物还能及时地送到延安。转战陕北的时候，报社仍每天给毛泽东寄报纸，上边写着“中央李得胜同志收”。由于《晋绥日报》办得很有生气，曾多次得到毛泽东的赞扬：“我很愿意看它！”

4月1日晚上9点多钟，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明天上午要接见报社的同志们！希望的火花变成了现实，人们欢笑着，蹦跳着，拥出窑洞，奔走相告。整个编辑部沸腾在欢乐的气氛中。

4月2日清晨，太阳刚刚露出笑脸，编辑部的十几名同志早已匆匆吃过早饭，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沐浴着初春灿烂的阳光，一溜小跑地向蔡家崖进发。20里山路，不觉一会儿就到了。一进军区司令部大院，贺龙司令员就满面春风地迎了上来：“请同志们稍等一下，主席很快就来！”边说边把大家引进了西面的接待室里。

上午10点钟，毛泽东在贺龙司令员的陪同下，快步走进接待室来。大家只觉得眼前一亮，“哗”的一声都站起来，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被接见的，除了报社编辑人员外，还有搞宣传工作的，搞写作工作的同志。毛泽东看到有这么多人时，便问：“你们编辑部有这么多人吗？”贺龙司令员说：“主要是编辑部的人，其他人说他们也有关系，也想见见主席，也想听听主席的讲话。”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编辑部如果有这么多人，那就应当精减了。”

随即，毛泽东微笑着和同志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每个人的姓名。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当听到一个姓阮的同志的名字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啊！是梁山泊上的阮氏兄弟吗？当又听到一

个同志姓“水”名“江”时，毛泽东笑着说：那你可不缺水呀！毛泽东亲切而幽默的话语，使会场上响起了一片笑声，屋子里拘束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

毛泽东坐在靠窗口的沙发上，点燃一支香烟，慢慢地审视着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当看到“如何贯彻全党办报方针”、“报纸如何联系实际”等问题时，他和蔼地笑了：办报，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先生不了解学生，不会出题嘛！当看到“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时，他转过身来问道：这个问题，我已为中央起草了个文件，你们还没有看到吗？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回答说：中央指示已经收到了，很快就发给他们。这时，毛泽东站了起来，亲切地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他着重指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他还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还以黄河上的老艄公为例，十分形象地阐述了这一问题。他说：在惊涛骇浪中，黄河上撑船的老艄公不管风吹浪打，眼睛总是望着前方，双手总是紧紧地握着舵把。如果老艄公不是这样，而是望着足下的浪花，就要手忙脚乱，就可能把船弄翻。毛泽东的这一生动的譬喻，再次叮嘱大家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接着，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了《晋绥日报》有多少通讯员，每天能收多少稿件，教育大家要讲群众路线，要认真办报。他说：“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鼓励报社的同志们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认真改造自己：“报

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

最后,毛泽东十分中肯地谈到了《晋绥日报》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他满腔热忱地肯定了《晋绥日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旗帜鲜明的优点,同时也明确地指出:《晋绥日报》前段时间内的主要缺点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说到这儿,他站了起来,微笑着做了一个拉弓的姿势,两只手在胸前一开一合。这一形象的比喻,使大家不禁笑了起来。毛泽东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地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工作人员多次催他吃饭,才结束这次谈话。

这时大家才知道,为了挤出时间安排这次谈话,毛主席连早饭都还没有顾得上吃呢!正当大家满怀激情地向毛主席告别时,毛主席又热忱地留大家一起进餐。1948年4月2日这一天,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纪念日,毛泽东接见他们时的音容笑貌,他们永世不忘。

在五台山

1948年4月7日,毛泽东经繁峙县到达五台山北麓的坝强村,沿途受到晋绥军区司令贺老总和各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款待。眼下再翻过五台山,就可以进入河北了。但忽遇大雪,只得暂停前进。毛泽东在这里写了《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天气略有好转后,毛泽东决定于4月11日由坝强村起程,强行通过五台山。军区的部队为了毛主席和首长们能安全翻过五台山,动员了许多战士沿途扫雪。

积雪算是打扫干净了,周恩来还不放心,先行出发上五台山了。临走时约好,如果一去不回,说明可以通过了。午后,不见有人返回,大伙料定一切顺利,毛泽东便乘上汽车出发了。不料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大片大片的乌云铺天盖地地压下来,狂风发出尖厉的呼啸声横扫山麓,接着鹅毛大雪纷纷落下。不大的工夫,原来打扫干净的路面又被大雪覆盖了。

雪地行车看不见雪下的坑洼沟坎，一旦陷进去，免不了一场麻烦。没办法，警卫人员都下车去清扫积雪。清一段，走一段，一个钟头走了不到两里地。

越往上走，风雪越大。怒吼的山风把年轻力壮的战士刮得东摇西晃，一不留神就会被刮倒。连成吨重的吉普车在风中也瑟瑟发抖了。司机周西林这时比任何人都紧张，既担心汽车打滑翻到沟里，又害怕这风把汽车刮翻。车厢里只有毛泽东若无其事地取出一沓文件认真批阅着。

车行至最高处，也是风雪最猛烈的地方，车开不动，战士们用力推，车轮打滑，战士们脱棉衣垫。吉普车的方向越发难控，司机老周手上出了汗，紧握方向盘，行在队伍前。突然，吉普车失控，滑向路边悬崖。周西林连打方向盘仍控制不住，他速闭眼睛，猛踩刹车，狠扳手闸，吉普车在悬崖边上停住了。他急喊一声：“快让主席下车！”阎长林连忙打开车门，毛泽东下车后，老周才松了一口气。同志们跑过来，人人吃惊不已：“哎呀！汽车到悬崖边了，一个前轮已经悬空。”后边的车跟上了，大家把毛主席坐的车拉回路上。毛泽东用感谢的口气对司机说：“这次你救了我一命。”脸色煞白的老周连连说：“主席命大，主席命大！”这算是毛泽东一生中又一次遇险吧！同无数遇险时处惊不变一样，毛泽东什么也没说，穿上件皮大衣，迈开大步上了路。阎长林同石国瑞赶紧一人一只手扶住主席。

风雪扑面而来，毛泽东戴上一副眼镜仍然睁不开眼。阎长林就把转战陕北时用过的草帽取来，举在头前给毛主席挡风。

“这草帽真解决问题！”毛泽东嘴上这么夸奖着，心里却过意不去。他能体谅举着草帽的战士手臂一定会累得发酸。走了不远，他又说：“咱们挽着臂走，风是刮不倒咱们的。”于是，领袖和战士手挽手、肩并肩，顶风冒雪迎击着大自然的挑战。

走到一个拐弯处，迎面来了两个骑兵。他们是奉周恩来的命令来接毛泽东的。

“这路上能骑马吗？”毛泽东好奇地问。

“慢点骑没关系。”

“那你们去后边接任弼时和陆定一同志吧，他们在后边可能更困难，把他们接来，咱们一块走。”

领袖之间就是这样，周恩来副主席时时事事总是替毛泽东着想，从不考虑自己；而毛泽东也从不顾及自己，总是最先想到任弼时，因为他身体不好，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又前进了一段，遇到一处山洞。哨兵一见毛主席来了，忙说：“首长到洞里避避风吧。”

一进洞，毛泽东就乐了：“现在，这个洞就是天堂了，洞里最暖和，最保险，再大的风也是刮不倒的。”

毛泽东在洞里休息的时光，司机老周居然一个人把汽车开了上来。毛泽东见老周技术高超，便笑着问：“老周，我上去你敢开吗？你敢开，我就敢坐。”

但老周可不敢负这个责，说：“前面是下坡，汽车更难掌握了，主席还是骑马吧。”

“那就走吧，在这风雪地里，是锻炼身体、磨炼意志的最好机会。”说完，他那高大的身影又闯进了狂风暴雪之中。

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遇到周恩来派出的第二批骑兵。这时任弼时一行也赶上来了。有意思的是他不是骑马上来的，而是揪着马尾巴，让马拽上来的。最后，周恩来赶来接迎。人们总算又闯过了一道难关。

五台山是我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这里有东西南北中五座高山，五座山的顶部都较平坦，故称之为五台。五台之间环抱着一个小镇，这便是佛教圣地的中心台怀镇。这一夜，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就在中台下的寺院前院住了下来。这里十分宽敞，院内整洁，房屋很多，许多屋子都是日本人改造过的。

在这个寺庙群落中间，最负胜名的建筑之一恐怕要算大白塔了。这塔通体用汉白玉砌成，气势磅礴，蔚为壮观。塔顶上有数百个风铃，微风轻拂便会丁当作响，声传数里。这一晚周恩来很担心风铃，这么大的风

雪，风铃还不知响成什么样。

毛泽东倒满不在乎，他边洗脸边笑着对周恩来说：“没有关系，它响它的，我有办法对付。实在不行，就多吃一片药嘛，能睡三五个小时也就行了。”可是夜深人静了，毛泽东并没有睡觉。他依旧伏在案前，借着昏黄的烛光工作，直到很晚。

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毛泽东登五台山求签算卦的故事，其实那都是虚构的情节。若一定要问毛泽东在五台山上有何奇遇的话，次日给他当导游的两位方丈值得一提。

翌日清晨，风停雪住，阳光给银装素裹的群山、红墙绿瓦的庙宇又镀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环。

吃罢早饭，周恩来带着两位年事已高的方丈前来给首长们当导游。两位方丈见到毛主席，一齐合十施礼，毛泽东也抱拳回了礼。

令人感到吃惊的是两位老和尚在冰天雪地中只穿了件薄薄的袈裟，帽子也不戴。微风中，他们宽大的衣袖猎猎飘舞，当真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普通人穿着棉袄，外罩皮大衣，还感到寒气彻骨，他俩却像没事一般。

毛泽东感到好奇，关心地问：“穿这么少，冷不冷？”

“不冷，不冷。”

方丈带领一行人从白塔介绍起，走一路讲一路。毛泽东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相当透彻的了解。他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塔院寺的大雄宝殿、藏经阁、万佛阁，看见许多经卷和各种贡品，毛泽东叮嘱当地干部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不可丢失。在一座大庙后面，毛泽东看见中间的一尊菩萨胸前被挖了一个大洞，问两位方丈：“这是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这是土改时翻身农民同寺庙清算，听人说神像胸腔里藏有黄金，就挖开找金子。”毛泽东听后幽默地说：“原来是菩萨得了心脏病，群众来给他施行手术医疗的。你们要把它好好保护起来，原封不动，以便对日后来参观的群众作解释，说他害了什么病，为什么给他施行手术。”

他们又来到龙王殿，只见庙内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比起其他颇为

萧条的庙宇来,似乎甚是隆盛。毛泽东问庙里的住持:“这座庙宇遭到过破坏吗?”回答是不仅没破坏,而且农民曾派来专人护庙,秋毫无犯。毛泽东说:“你们看,从这里应得到的结论是多么明显!群众对山上的菩萨和山下的这位龙王的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山上的那位菩萨同农民群众的利益距离太远了,而龙王管着天雨,对农民的关系太密切了。群众就是这样认为,这样对待问题的。”这时,方丈又告诉大家:“龙王殿建于清代,殿内供的是金脸龙王老五。传说五爷最爱看戏,所以,在五龙王殿对面还专门搭了个大戏台,每逢6月庙会时要连唱一个月的戏。”

“噢?”毛泽东眨眨眼说,“五龙王连看一个月的戏,他不累吗?”

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连老方丈也开心地笑起来。

时间过得飞快,还有许多地方未能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必须回去工作了。方丈热情地挽留毛主席,要首长们一定去看看碧山寺,要不然可就遗憾了。

周恩来游兴未尽,说:“是啊,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太遗憾了!”

毛泽东也有同感:“我是很想多看一看,可时间不允许我们在这里久留。再说路又不好走。战士们清扫道路也很困难呀。”

游兴未尽的毛泽东在谢过两位方丈,准备离去时,还留下话:“五台山也到了,又实地看了一些古迹,这总比听传说要实际多了。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再来看看。”

城南庄遇险

1948年5月,毛泽东等从五台山下来,进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军区大院坐落在一个大山的南面,里面整整齐齐地盖了4排崭新的平房,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把毛泽东安排进自己的住房里。毛泽东的到来,使城南庄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起来。

1948年5月1日,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宣誓就任总统;而毛泽东在

城南庄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蒋介石气得发抖，授意特务机关把魔爪悄悄伸向毛泽东。

5月中旬的一天，东方刚呈现鱼肚白，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写完最后一份文件——关于召开全国政协会议的通知，服下两片安眠药，很快睡沉了。可是，毛泽东才睡着没多久，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防空警报突然响起来。警卫员李银桥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立刻屏住了呼吸。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在延安时，敌机一进陕甘宁边区，电话就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警报防空，而且延安的窑洞都是打在黄土坡上的，一般的炸弹奈何不得。城南庄却不一样，距北平很近，而且只有在山头上发现敌机的时候才能拉警报，时间已经很紧张，毛泽东的住房距防空洞100多米，动作稍一迟缓将是很危险的。也许有人会说那还不简单吗？把毛主席叫醒，钻进防空洞不就行了吗？事情偏偏就不这么简单，长期以来毛泽东的睡觉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入睡难，又易于惊醒，他发脾气，十有八九是因为睡觉不好。要是吵醒了他，而万一敌机又不是来轰炸，他一定大发雷霆，毛泽东发脾气是真正的“雷霆之怒”，吼声像打雷，而且以老子自居：“老子揍去！”“老子不要你！”“你给老子站着去！……”发这么一次火，是很伤他的身体的，会影响几天，精神不振。

李银桥急得没了主张，在毛泽东的屋门前团团转。

警卫排长阎长林跟着脚跑过来，急风急火又是小心翼翼，压着嗓子问：“怎么办？怎么办？叫醒不叫醒老头？”

跟随毛主席多年的警卫们私下里都亲昵地称他“老头”。

“他吃了安眠药刚睡着啊！”李银桥一个劲儿地搓手。

“我的娘！”阎长林更急了，“万一敌机来轰炸怎么办？”

“万一不来呢？”

正拿不定主意，3架敌机已经临空，就在头上盘旋。警卫员个个呆若木鸡，不躲不避。可敌机转了两圈，就哼哼着朝北平方向飞走了。这3架敌机显然是侦察机，警卫员顿时全身一阵轻松，舒过气来。但轻松转瞬即逝，侦察之后，轰炸机随后就会飞临。想到这儿，大家又紧张起来。

情况万分紧急，必须刻不容缓地作出决定。大伙一协商最后敲定：暂时不叫醒毛主席，人员做好一切准备，担架放在宿舍的门口，警报再响说明轰炸机来了，那时不管三七二十一，抬上毛主席就往防空洞跑。

主意定了下来，正是早饭的时候，但警卫员谁也没有去吃。

果然，上午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又拉响了。再不能犹豫了，阎长林喊了声：“照彭老总说的办！”话音还没落，李银桥已冲进了毛泽东的卧室。还是在撤离延安时，彭德怀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曾特地叮嘱阎长林在特别危急的时候，不管毛主席同意不同意，把他架起来就走，到了安全地方再讲道理。

李银桥叫醒了毛泽东。

“哪个？”毛泽东睡觉从来都很轻，容易被惊醒。他拖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语气中已有几分不悦。阎长林已经不容分说扶他起身：“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3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里去防空。”

李银桥手忙脚乱替毛泽东穿衣裤，他却伸出手：“拿烟来，给我点一支烟吸。”天哪！李银桥叫起来：“主席，来不及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似有怒色：“已经丢炸弹了？”

阎长林急得直跺脚：“哎呀，主席，轰炸机一到就丢炸弹，丢下来跑都来不及。你听——”这里正说着，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快！快！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

“听什么？点烟！”毛泽东有点火了。

经过战争的人都知道，飞机下来就是开始轰炸前的俯冲，投弹不过是几秒钟后的事情。

几个警卫员不得已动了粗，李银桥粗鲁地将手一下插入毛泽东腋窝下，阎长林顺手往毛泽东身上披了一件棉衣，石国瑞和孙振国便搀扶住毛泽东另一只胳膊。4个人连架带搀，拖起毛泽东便朝门外跑。刚出门，见聂荣臻司令员在前面急喊：“快呀！快！飞机要丢炸弹了！”

聂老总的声音刚落，只听有人“啊”的一声惊叫，接着头顶上传来炸

弹下落时发出的一种特有的嘶嘶尖啸。听声音就在头顶正上方。大家本能地一缩脖，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怎么回事，脚下的黄土地猛烈一颤，耳畔响起磕破臭鸡蛋一般的钝响。于是，大家犹如吃了定身符，全都僵住了。李银桥猛醒过来，定睛看时，刷地冒出一身冷汗。天哪，一枚集束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房前，伸手可及！但谢天谢地，这个大家伙居然是个臭弹，没响！接着，叫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它怎么了？”毛泽东盯着那3颗炸弹，像哲学家在思考什么重大问题，满腹狐疑地想弯下身去。他对那炸弹尾部呼呼飞旋的陀螺发生了兴趣，伸出一根指头，似乎要拨弄那个陀螺。

“快呀，快！飞机又丢炸弹了！”聂总在防空洞那边急得直挥手。

4名警卫员也像被火钩子捅了一下似的，叫起来：“快跑！”他们架着毛主席冲出了院门。毛泽东的那件棉袄差点颠落，但警卫员不敢停步，也不容毛泽东停步，他们一边架起毛泽东胳膊，一边用手扶住他背上的棉衣，继续猛跑。毛泽东显然极不适应这种“形象”，连连命令：“放开，放开我，我不要跑！”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听他的话了。他们一溜烟似的把毛泽东架到了防空洞口。正在这时，身后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巨响，遮天蔽日的滚滚黑烟完全淹没了小院子。

“你们蠢嘛！”毛泽东借机甩脱战士们，喘息着说，“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出了院子就安全了，还急什么？”

眼见敌机又冲下来，大家不听他说，架起他跑得更快了。刚跑到洞口，身后又一声巨响，距离很近。大家架着毛泽东进洞，又被他挣脱了。洞口相对来说安全许多，大家不再“强迫”他，改为劝说：“主席，到里边去吧。”

毛泽东充耳不闻，说：“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阎长林已经给毛泽东穿好棉袄，替他点燃一支烟。

这时聂荣臻司令员走过来，又劝：“主席，快进防空洞吧。”

“看，我一来敌机就把你的大院炸了！”毛泽东幽默中略带几分歉意。

聂总这会儿哪里还有心思开玩笑：“主席，快到防空洞里去吧。”

正说着，敌机又俯冲下来。院子里火光一闪，余烟未散黑烟又起，翻腾着四散弥漫。毛泽东这才转身走进洞去了。而此时，敌机也差不多投光了炸弹，返航了。

敌机飞走后，大家跑回大院，首先去看毛泽东的住处。没爆炸的炸弹，尾部陀螺似的东西还在风中转。后来投下的炸弹爆炸后，弹片飞到毛泽东屋里不少，硝尘遍地，两个暖瓶全打碎了，水流了一地，看来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若不是把毛泽东硬架走，后果简直难以想象。看到这些，聂荣臻也真觉得“后怕”：“如果不是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敌机轰炸之后，聂荣臻就给毛泽东换个地方，搬到离城南庄20多里的一个很隐蔽的小村子：花山村。

这次敌机轰炸，令聂荣臻十分警惕。他认为这里肯定有特务搞鬼，便招来军区保卫部长，要他们查个水落石出。不久，我军攻占了保定，从缴获敌人的档案中查出了线索。原来军区小灶食堂的司务长刘从文，被一个潜伏在军区后勤部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军统特务孟宪德拉下了水。这个姓孟的曾把毒药交给刘从文，让他在军区首长的饭菜里下毒。刘从文害怕露马脚没敢下手。毛主席进驻城南庄后，聂司令员采取了更严密的防范措施，特务们没办法，只得把情报送到军统保定站，招来飞机轰炸。真相大白后，经聂荣臻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审核、批准，军区召开了公审大会，两名特务被依法枪毙。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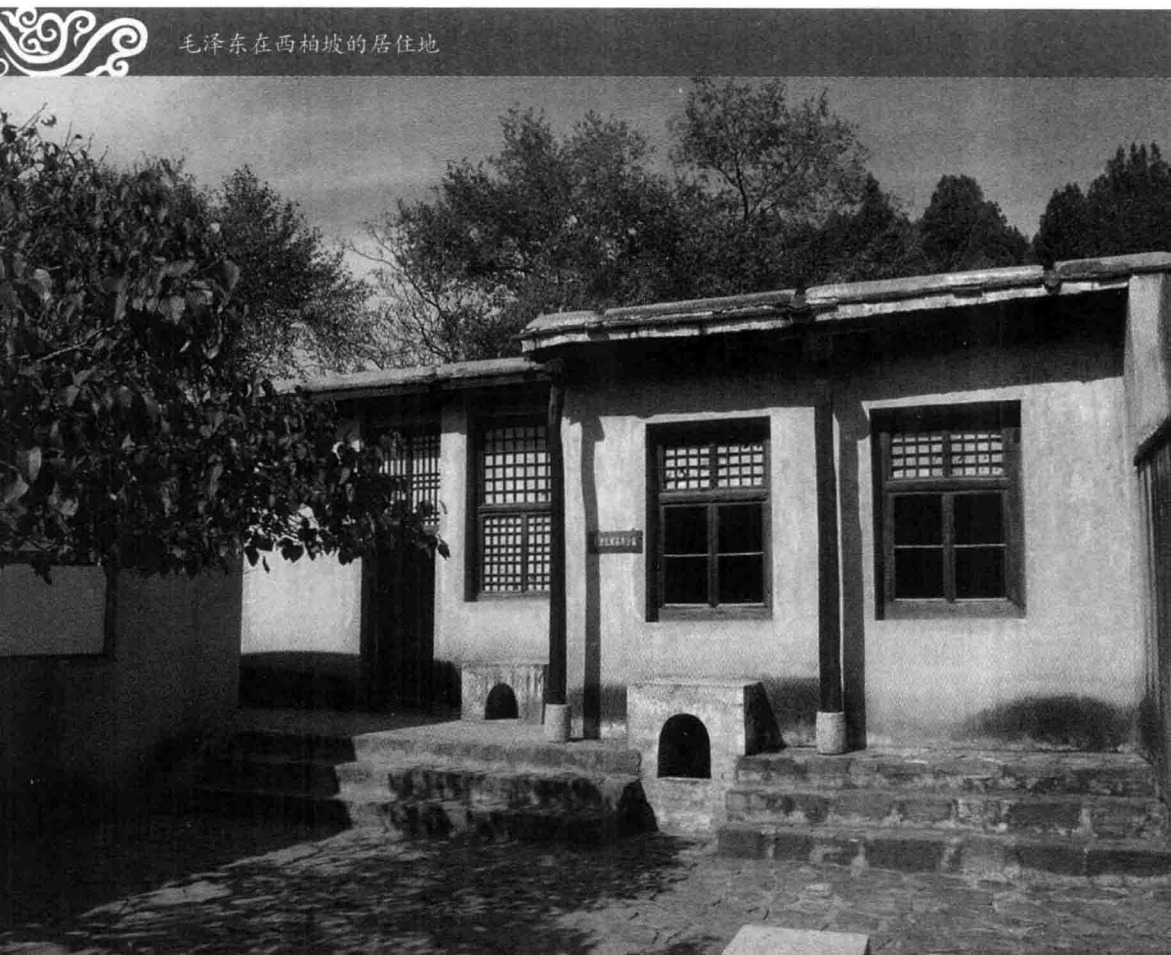
在西柏坡的日子里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中部、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的柏坡岭下，是一个居住着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曾被誉为“抗日模范村”，而最使西柏坡人自豪的，是1948年6月至1949年3月这一段时光，它成了

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它是毛主席、党中央进入北平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后来诗人们赞颂它为“中国黎明前的红色首都”。

毛泽东是1948年5月27日到达西柏坡的，此前，周恩来、任弼时已经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先期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在西柏坡的住宅是一座小院，院门朝东开，每日迎着初升的朝阳。院里有北、南、西屋各两间。毛泽东住北屋，较小的一间约16平方米，是卧室；较大的一间有20平方米，用作办公。朱德、刘少奇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与休息的环境，特意安排人力为他修了这座宽敞明亮的新窑洞，周围环境十分优美。但是毛泽东到达西柏坡后，硬是将新房让给了年岁大的朱德，两人互让良久，还是毛泽东坚持着，让朱总司令住进了新的窑洞，而毛泽东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居住地





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



自己却住进原被鬼子烧掉房顶，刚修葺起来的一处旧民房。人们看到当年井冈山会师、并肩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两伟人互相谦让的情景，无不为之感动。

毛泽东曾说过：“蒋介石不打倒，什么事也干不好，觉也睡不踏实，所以还是先把他打倒再说。”为此，在西柏坡，毛泽东经常是通宵工作，白天再补觉。当时中央的文电大都由毛泽东亲自起草，很少让秘书代劳。三大战役期间，有时连几个小时的觉都保证不了，前线的电报接连不断。他要阅读、复电，发指示，所以常常是通宵达旦。在党中央移住西柏坡到进入北平之前的10个月里，在毛泽东统一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先后进行了23个重要战役。仅为前线起草的作战方针指示和各种重要文电，就达190多篇。与此同时，他还先后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等